



在保加利亞農村裏

埃林·彼林等著



埃林·彼林等著

在保加利亞農村裏

史 成 譯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六·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收集保加利亞作家埃林·彼林等十篇以農村為題材的短篇小說。前幾篇描寫解放前保加利亞農民的貧窮和困苦；後幾篇反映了解放後實行合作化的農村中的新面貌、新氣象和新人物。從這些短篇裏可以看出合作化不僅為農民開闢了富裕的道路，而且改變了農民的精神面貌以及農民之間的關係。這本書，對於我國當前的農業合作化運動，是有一定的教育意義的。

ELIN PELIN 等 BULGARIA TODAY

根據“BULGARIA TODAY” 1953—1955年英譯本轉譯

在 保 加 利 亞 農 村 裏

埃林·彼林等著
史 成 譯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光藝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922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2 7/16 字數 46,000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4,000 定價(6) 0.23 元

目 次

遲收的莊稼	埃林·彼林(1)
律師	埃林·彼林(7)
賽拉菲姆	姚爾頓·姚甫可夫(13)
父與子	季米特·泰萊夫(22)
十年以後	顧昂卓·貝列夫(28)
第一束	克路姆·格里哥洛夫(34)
宿仇	彼得·尼茲納柯莫夫(43)
伊麗娜回家	安娜·喀美諾娃(52)
羅茜莎	綏拉斐姆·綏文耶克(59)
夜獵水獺	愛米里安·斯丹尼夫(67)

遲收的莊稼

埃林·彼林

廣闊的平原，靜靜的躺在冷靜的八月的天空下面。灼熱的夏季曾經燒炙過它，而農民的勞動給它留下了難看的景象。大路兩旁，眼睛望得見的地方，伸展着踐踏壞了的草原。無人看管的畜羣，在草原上漫無目的地遊蕩。成熟的麥穗，淒涼地在麥稈上沙沙作響；灰色的麻雀，黑壓壓的一批又一批地從麥田裏飛起來，像冰雹似的落在塵灰飛揚的大路上。黑鶉掠過割掉了草的草原。一隻大烏鴉在頭上哇哇的叫着飛走了；憂愁支配着人的心，憂愁折磨得人好苦。

收穫早已結束了。

然而遠在村莊的盡頭，在廣闊的平原中間兀立着一塊孤寂的沒有收割的麥田，麥穗垂倒了，變黑了。一個潔淨的年青女人，從天還沒有亮的時候起就一直在那兒幹活，她的頭巾的兩角鬆散地下垂着。一把鋒利的鐮刀在她的手裏閃動着，麥子一行行的倒下來。麥粒從過分成熟的麥穗上像雨點似的落

下來，像彈丸似的落在粗硬的殘梗裏，——彈丸，刺痛這年青的收穫者心底的彈丸啊。淚珠像雹子似的從她烏黑的眼睛裏滾下來，默默地沒有停止地滾下來。

靠近籬笆，在一棵尖錐形的梨樹下，掛着一個彩色的吊床，吊床裏可愛的嬰孩突然發出一聲嘶啞的小小的哭聲。這哭聲像利刃一樣的刺透了母親的心。她丟下鐮刀，像一個發瘋的女人似的奔過去，抱起哭泣的嬰兒，雖然自己是精疲力盡了，還是搖她哄她，俯下頭去愛撫地低聲悄語：

“別哭，我的寶貝，別哭，小女兒，你靜靜的，讓我好割麥子！”

接着她揩乾眼淚，就唱起催眠曲來了。

嬰孩安靜下來了。她的小小的手抱着母親的頸子，彷彿靜聽着這悲傷的歌曲，這個她的祖先唱過、她的父母唱過、或許將來有一天她也要用同樣悲傷的調子來唱的歌曲。嬰孩靜聽着，瞧着她的母親，一陣微笑浮現在她的瘦小的臉上。

就在附近的樹蔭裏，裹在破毯子裏，躺着老沙瓦。老沙瓦病了。他的蓬亂的白髮蒼蒼的頭，有氣無力地枕在一束金黃色的麥稈上。他的瘦小枯萎的臉，皺紋很多，黑得像土地一樣，臉上幾乎看不出有什麼活人的神氣。衰弱的肺部底微弱的呼吸，已不能使乾燥坼裂的嘴唇動一動了。村長派他從村莊裏到這兒來叫喚他的媳婦，因為有一個警察來找她；這可憐的老人就拄着拐杖老遠的一步步挨過來，被他那不聽使喚的兩腿累得精疲力盡。

“媳婦，水！”他喘着氣乏力地說道，一面呻吟，一面挪動

着乾癟的身體——那身體彷彿是塊破布似的消失在他所躺着的麥稈裏。

拉薩玲卡連忙放下嬰孩，把水瓶送到病人的嘴唇邊。

“啊，爹！你幹麼上這兒來啊？你走不動，還不如呆在家裏的好。……”

“媳婦，我有什麼辦法啊？他們來了，他們把我攆出來，不管我願意不願意，我總得來啊！”

“難道他們看不出你在生病嗎？他們不是要人家的命嗎？”

“我在家裏呆的膩煩了，媳婦，這倒是實情。我在床上躺的膩煩了……我跟我自個兒說，如果我出去一忽兒，說不定這兩條老腿會多少輕快點兒，可以讓我給你幫點兒忙。去吧；媳婦，他們叫你哩。我在這裏躺一忽兒，然後慢慢的走回家去。”

“我不去，爹，你聽得出嗎？他們幹麼要找我呀？……多依諾在監牢裏，可不是嗎，他的東西，他們一定得拿走的，就讓他們拿走吧……他們可別扯上我呀！”

“唉，”老人嘆了一口氣，就不吱聲了，好像沉沒在池塘裏似的。接着，他的發黑的嘴唇又在顫動了。

“多依諾，多依諾！……他把我毀了，但願他的罪孽不得超昇！他也使得你的日子倒霉背運，媳婦……”

拉薩玲卡一個字也沒有回答。她明白她公公的話裏的意思，可是這話仍舊傷了她的心，這話聽起來像是很厲害的侮辱。她的胸膛裏升起了一股壓抑着的抗議。她愛多依諾，人家說他的壞話，就傷她的心。幾年以前，他像隻老鷹似的，在她父親的茅屋裏抓住了她，把她帶到了山裏。他們度過了多麼

甜蜜的日子，多麼甜蜜的日子啊！……自從那個時候起，對於她說來，多依諾就是她的一切，她不能聽到他被審判、詆譭而毫無抗議，雖然他在一個月前因為謀殺案而被關起來了。

但是那老人，在他的愁悶之際，無法抑制他的陰鬱而無可奈何的話：

“他竟成了個殺人犯！……難道他的爹是個土匪嗎？他這個性情暴躁的傢伙忍受不了啦？……瞧瞧我吧！我這一生裏什麼事情沒有見過，可是我忍受過來了，像一條狗似的忍受了……又窮又苦，可是我體體面面的活到了老年！然而他呢！唉，唉……若不是爲了你和這小娃娃，媳婦，我就要咒他。”

“那末咒他吧，”拉薩玲卡說，因為感情激動而說不下去了，接着她就掉眼淚了。“難道他沒有關心你，難道他沒有侍候過你，沒有照料過你嗎？”於是她就大聲鳴咽。

“誰說他沒有來着，媳婦？”老人顫抖着說道。“誰說過這樣的話來着？……多依諾，願他長命百歲！”他好不容易把話說出了口，接着就用手按着心口，變得溫和而衰弱。“可是難道他應該搞得這麼過分嗎？竟殺了一個人！天哪！天哪！”

一陣咳嗽打斷了沙瓦的說話。他喘氣，嘆息，重新把白頭髮的腦袋倒向金黃的麥稈上。

“我告訴過他的，爹。我告訴他不要跟那個人吵架。他是個財主，多依諾怎麼能鬥得過他呢？我告訴他，”年青的婦人說道。

“哦，你既然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人，你爲什麼又把這事告訴他呢？只要你能閉嘴不說……”

拉薩玲卡把頭巾拉下來，蓋住了她的眼睛和臉，一陣羞辱的燒灼的紅暈，紅遍了她的臉。

“我不能閉嘴不說！我怎麼能不說呢？……如果是偶然一次，哪怕是兩次，也就算了；可是他天天糾纏着我，捉弄我，把錢丟給我……我怎麼能忍受得了？如果我容忍那個混帳東西，我算是什麼樣的女人啊？”

“啊，多依諾，我的兒子。你的結果是凶是吉啊？”老人嗚咽咽的說道。

“他們會放過他的，爹。”

“爲了謀殺案？放過他？……唉，我的兒子是完蛋了！”老沙瓦嗚咽道。“難道他不能忍耐嗎？一個人一定得卑躬屈膝的。”

“卑躬屈膝，哼，老是卑躬屈膝！如果多依諾不幹他一傢伙，他到今天也不會放鬆我、不會不來糾纏的！”拉薩玲卡堅決地說道。

“你也這樣，媳婦？你也跟他一個想法，是嗎？所以他們也要把你拖到法庭上去哩！……現在去吧，去瞧瞧他們找你幹什麼……那是明明白白的，你今兒收穫的活兒是幹不完的了。”

“你靜靜的躺着，爹，就躺在那兒……我可不去！”

“你一定要去，媳婦，不然他們會強迫你去的！”

“我決不去……我犯了什麼錯誤竟要我丟下麥田不收割呢？”

“去吧，媳婦！……去吧！”

老人的無可奈何的話沉沒在愁苦的大海裏。淚水從他的凹下去的眼睛裏流出來，彷彿從黑暗的泉水裏流出來似的；淚水從他乾癟的老臉上滾滾而下了。拉薩玲卡重新向吊床裏的嬰孩俯下身去，嬰孩咕咕的叫喊着像一隻鴿子，而母親的哭泣像一首哀歌。

太陽好像在中午的時候停止不動了。靜寂的平原上蓋着天空，分外的寂靜，蔚藍而深遠。陌生的旅人在大路上經過，驚異的視線投在那一塊孤寂的沒有收割的麥田上——好像在墓地裏似的，聽到了一個婦人的抽抽噎噎的哭聲——瞧了一下就走了，走遠了……

律 師

埃林·彼林

區的法院在開庭。審判的是哥雷賽克村的米特雷·馬里寧的案子；他的鄰居彼得·馬里寧，控告他殺死了他的馬。

天氣熱不可耐。透過法庭窗子，可以看到大街上對面的房子的白牆在陽光中閃閃發亮，厭倦而且沮喪。法庭裏的空氣是沉重的，幾乎沒有什麼人。只有兩三個作為這案子的見證人的農民，怯生生地一動也不動地坐在他們的座位上，張開了嘴巴，靜聽着庭上的辯論。

被告的律師正在向庭上答辯。他是個矮胖子，大肚子，禿頂，衣服襤褸。他的兩隻眼睛盯住庭長，不時從口袋裏伸出手來指指被告；他拚命地說着，要想震聾大家的耳朵，嚇倒每一個人。可是他的聲音沉悶而又嘶啞，彷彿是從一個裂了縫的笛子裏發出來似的。他叫喊，咆哮，手指指蒼天，眼睛看看天花板，說完每一句話時都挺起胸膛，伸出胳膊。可是法官的冷淡的不動聲色的臉，就跟往常一樣，顯出了麻木不仁的法官



底那種決不喚起什麼希望來的耐心和漠不關心。

庭長在沉思默想。一個法官在畫着一頭小馬。另外一個法官，有一份音樂的天才，在他面前的紙上畫了個全音符，正在仔細地用鉛筆把音符描得大些。

米特雷·馬里寧，那個被告，是個矮小的黃頭髮的農民，赤着腳，只穿一件襯衫，手裏拿着帽子站在那兒。因為他對律師的話一句也聽不懂，他就瞧着一個大蒼蠅——那蒼蠅在窗玻璃上嗡嗡地作聲，沒法兒飛出去。有一回，當律師停止講話，透一口氣的時候，他向那在門邊不慌不忙地修着指甲的法院聽差轉過身來，大聲說道：

“嘿，朋友，你讓那邊兒的蒼蠅飛出去吧，牠嗡嗡的吵够

了!”

法官們用好笑和可憐他的神情瞧瞧他。庭長按鈴了。

“米特雷·馬里寧，你必須明白，你在這兒所處的被告的地位，並不是什麼光彩的。你得規規矩矩的，不要說話。”

“啊！蒼蠅飛出去了！”米特雷指點着窗子說道。

法官們又笑開了。律師嚴厲地瞧瞧他的訴訟委託人，然後又做出一副溫和的笑容，繼續發言道：

“是的，閣下！應該估計進去的，好比說，就是這些個情況。換句話說，心理方面，時機方面，都應稍微加以解釋一番。請想想看，是一個黑夜，漆黑的夜，鄉村的夜！黑得伸手不見五指！我的訴訟委託人正躺在他的院子裏，或者是在打穀場上的什麼地方，他正在看守着他的一捆捆的麥子，他額上流着汗收割下來的莊稼，正如每一個公民都有權利這樣做。在某一點上說來，他正看守着他的辛苦勞碌的成績。他躺在那兒，因為白天的勞動而精疲力盡了！他已經忘掉了一切（見證人發楞地瞧着他）。忘掉了一切，妻子，兒女，正如詩人所說的，甚至連蒼天也忘掉了！勞動給他帶來了酣睡。可是，突然之間……我們看見了什麼，閣下？究竟是什麼？非言語所能形容！人的舌頭講不出來！是的！剎那之間，我的訴訟委託人醒過來了，向四周一看……啊，好不可怕！我的訴訟委託人的性命好比千鈞一髮！在他的腦袋的上方，站着一個巨大的怪物，醜惡，可怕，準備把他吞噬！他，我的訴訟委託人，在恐怖之中，十分自然的，閣下，用某一種方式說來，就神志迷糊了。他看見火舌從怪物的嘴巴裏噴出來，看見怪物的充血的眼睛，如

飢……如渴的……閃耀着火光……我的訴訟委託人嚇得發抖。他忘了他是在哪兒，他不明白出了什麼事！仍舊睡得迷迷糊糊的，他抓起他的槍——砰——他開了槍！怪物跌倒了，然後又重新站起來，跳過籬笆，找到一堆麥稈，鑽了進去，死了……死於痛苦！哦，如果這怪物，在某一點上說來，不是別的，正是某一位彼得·馬里寧的馬，那末，閣下，我請問你，我的訴訟委託人又有什麼過失呢？我說牠是一匹馬嗎？其實是一匹要不得的劣馬，五十個‘利瓦’^①也值不了的。是的！這裏面有什麼犯罪呢？的確，有什麼……所以，閣下，考慮考慮吧，把這件案子仔細想想吧！兩種法律都要考慮進去：一種是上帝的法律，它囑咐我們隨時提防怪物和一切東西侵害我們的生命；一種是人的法律，它把人的行為分成有罪的和無罪的。根據這兩種法律，我的訴訟委託人是沒有罪的！”

律師得意揚揚地瞧瞧四周，擦去額上的汗，對他的訴訟委託人微笑。

法官們開始低聲商議。接着，庭長按鈴，叫道：

“被告米特雷·馬里寧！”

“有！”米特雷用兵士的方式應答道，用立正的姿勢站着。

“關於這件事情，你能告訴我們什麼嗎？”

“誰？我嗎？”

“是的，當然是你，我是在跟你說話呀。”

“哦，我要把事情的經過講出來。”

^① 保加利亞幣制單位。

“好吧，事情確確實實是怎樣的呢？”

“那末，講那匹馬吧，”米特雷用他最高的嗓門兒大聲說道。“那馬老是跳到我的院子裏來。我時常跟彼得說的，我的確說過的；‘鄰居，’我說，‘把你的馬關起來吧，不然的話，弄到臨了，狼會把牠吃掉了的。’那匹馬糟蹋了我不少東西，可不嗎？牠踐踏了我的菜園。天一黑，牠就來了，跳過籬笆來了。牠把我毀了！別的東西我倒不大在乎，法官老爺，就是那南瓜，說句老實話，我爲這南瓜花盡了心血。好一個南瓜啊！你從來沒有看見那樣的南瓜，就有那麼大！這惡馬竟把南瓜踩個稀爛！我忍耐又忍耐，然後我說：‘你等着吧，我教你再也不敢踩爛我的南瓜！’我把槍裝好了子彈，我等着牠。半夜裏，我就要去睡了，牠來了，跳過籬笆來了。這畜牲還有別的什麼事好幹？”

“哦，接下來就發生了什麼事呢？”庭長問。

“哦，我就舉起槍，一槍把牠打倒。”

“後來呢？”

“後來，我的老婆和我，我們把牠拖到村子的盡頭。我們把牠埋在麥稈裏，把牠掩埋得像……可是……”

律師聽着他的訴訟委託人對這樁事情的直率的敘述，氣得發抖。他竭力去接觸米特雷的視線，強使他閉口不言，可是米特雷好像把他的辯護人忘掉了，只是盯着庭長直瞧。

“那末，照你估計起來，這匹馬值多少錢呢？”庭長問他。

“我怎麼知道牠值多少錢呢？馬是匹好馬，”米特雷答道。

律師憤憤地丟下他的文件，站起身來。

法官們退庭商議。律師把米特雷拖到走廊裏，氣得發抖，衝着他大聲嚷道：

“你這傻瓜！如果你不懂得怎樣撒謊，你爲什麼還要請律師呢？”

於是他就憤憤地走下樓梯去了。

賽 拉 菲 姆

姚爾頓·姚甫可夫

一個既不像莊稼人又不像城裏人，穿得破破爛爛、模樣古怪的人，正向着安紐的咖啡店走過來。可是坐在店門前陰涼地方的安紐本人却認不出他是誰來。在這仲夏的大熱天裏，那個人身上裹着一件像神父的袈裟似的長長的冬天穿的褂子；頭上戴了一頂皺瘍的禮帽，直蓋到耳朵邊，腳上穿了一雙涼鞋。但是安紐的眼睛不住地往這個陌生人的褂子上打量着。這是一件曾經一度是藍色的、用整塊的布做成的褂子，可是現在你却說不上它是什麼東西了——破爛脫綫，到處是破洞補釘。在這種大大小小、五顏六色的補釘裏，有兩三個補釘顯得特別刺眼，因為那好像是幾塊粗麻布或最粗糙的布片，用褪了顏色的棉綫一大針一大針地縫上去的一樣。

這個人走近來，在距離兩三步遠的地方站住了。他看得出來安紐已經不認識他了，因此感到有些不高興，他揚起了眉毛，帶着一絲淡淡的笑容，聽憑安紐把他看個明白。他個子又